

荆州晚报



人生讲义

回刘东伟

## 爱到简单时

那天凌晨,我接到一个人的租车电话,于是按照地址来到他的办公室。

他大概只有三十几岁,干干净净的样子,一说话便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,声音也很温和,这和他的身份有些不同,因为我清楚地看到,他的门口挂着区长办公室的牌子。但是,他给我的感觉,就像一个熟悉的邻居。

他从旁边的橱子里拿出一双鞋,说,今天是父亲的生日,我大概要忙到晚上才能回去,所以,请你先将这个礼物帮我送过去吧。说完,他又递给我一张名片,告诉我他叫莫一鸣,父亲住在西郊。

你就给父亲送这么简单的礼物?我脱口而出。

莫一鸣微笑着点点头。

我把鞋接过来,往外走时忍不住问了一句,区里不会没有车吧?他听出了我的心思,说,这是私事。

我不再多说。

来到西郊,我向一位在小路上扫树叶的老人询问,大叔,请问,你认识莫一鸣的父亲吗?

老人说,我就是。

我有些惊呆了,做梦也想不到区长的父亲会在这条小路上扫树叶。我把布鞋拿了出来,递给他,并转达了莫一鸣的话。老人坐在地上,换上布鞋,来回地走了几步,欣慰地笑着。我暗暗称奇,想不到老人的奢望这么简单,一双十来块钱的布鞋就能让他如此幸福。

大叔,你儿子是区长,你怎么还干这类粗活?这句话在我的肚子里转了几转,终于冒了出来。

这很简单,他是普通人也罢,区长也罢,在我眼里,他只是我儿子。

上了车,我掏出手机,按照莫一鸣名片上的电话,打了过去。我告诉他,布鞋已经送到,请他放心。莫一名说了声谢谢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让父亲在郊外扫路时,莫一鸣告诉我,这是他父亲的习惯,在他上小学时,他要穿过那条小路进城读书,但是因为小路坑坑洼洼,上面盖着一层树叶,所以他常常摔倒,有一次,大腿被一块瓦片深深地扎了进去,从那天后,父亲便一早起来,扫着小路上的落叶,这一坚持就是二十几年。他说,父亲之所以一直坚持着扫下去,是希望他不要在人生的路上摔跟头。

我把车停在路边,坐在朝阳下,望着远天的浮云,细细地品味着,两个简单的人和两种简单的爱。



恋恋红尘

回郑啸

偏偏灯光那么朦胧。烟火气在对面的客厅里氲氤成一片欢乐的图景。夜色的颗粒在渐渐溶化,澄澈的空气变得如此暧昧。暧昧是别人的,孤独是自己的。

不知是第几次拿起电话机,她没有拨那个张张嘴就会生长出枝叶的号码。我只是需要一点温暖,她对自己说。她抱着肩膀,觉得自己就如一片在秋风里旋舞的叶子,瑟瑟抖动。

还记得自己在博客上发泄的愤怒。她说,今夜她要找一個不相干的男人,在自己宽两米长两米的空荡荡的床上糟蹋爱情。是对涛的报复,还是真实心理的流露呢?许多无聊的人纷至沓来,各样的留言色语让她猛然惊醒。只有一个男人与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。

他说:其实要找一个这样的男人怕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。太帅了,你怕他有病;太丑了,你又没感觉;认识的,糟蹋完了还能不能再相见?不认识的,糟蹋完了你给他钱还是他给你钱?所以在没想好之前,你的两米床先自己享受好吗?后面留了一个QQ号。

当时,她觉得好感动。感动完了,又厉声地笑;不过是一个圈套,标榜自己不同罢了,也对着在女人的心中占一个脱颖而出的位置。

你是这样想的吗?你是吗?你敢不敢站出来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子。堕落的女人如泼出去的水,你能再收回来?她加了他的QQ号,开



喝速溶咖啡,要加上“咖啡伴侣”,才能调出好滋味。人也一样。不光是“人老要有个伴儿”,青春也怕孤单;不光是要有人牵手并肩,心灵上也要有个彼此呼应。司马作赋,文君当垆,其乐陶然。伯牙逢钟子期,得知音,奏高山流水;摔琴,是因痛失伴儿。

人都是有伴儿情结的。或者说,找伴儿是人的本能。人生而孤单,伴儿在心灵上是一种慰藉和依托;人生而渺小、脆弱,有个伴儿,可以共同对抗自然、谋求更好的环境,互相帮扶,互相支撑。伴儿是人生旅途上的一种必需。虽然不乏独自自行路的人,但它们内心无不渴望有个伴儿。

在动物身上,也有伴儿情结。甚至植物,它们通过丛生或者共生,结成伴儿,共同对抗风雨,也集中展示其美丽。再高大的树木,也难以独自

# 只是为了了一点温暖

始连珠炮地质问。

那个晚上他们聊了很多。内容清淡得有点像失血的天空,那么苍白。只是她觉得那些文字像一束束火焰,窗外月光如雪,她被这些文字慢慢烤着。原来聊天还可以怀着这样纯洁的心境。哪怕对方是一种伪装,那也是最美好的伪装。女人的情欲需要炙热的感情辅助。

高雅的调情就这样延续。一天两天三天,是个老套的循环。终于有一天,她耐不住了心中的冲动:咱们见面好吗?见了面又怎么样呢?随你怎么样!对方打过来一个坏坏的笑。上床怎么样?

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她呵呵地笑。然后轻蔑地把对方拖到了黑名单中。她想,即便要发生,也需要她来主动。

再没有碰到过如此知情知趣的男人了。网络是个寂寞的繁华场,里面的人自己营造着暧昧,然后慢慢地被暧昧扼杀。她有一阵在不停地寻觅,往自己QQ上加了很多男人,沉默着看他们表演,然后再拖到黑名单里永久删除。

生活就是这样转着圈子。她在回忆跟他聊过的每一句话。那几乎是完美的男人呢。她叹息。也许那句包含欲望的话也是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呢。

她又重新把他加为好友。

这段时间不理我,原来是把我删除了啊。他呵呵地笑。你也没有理我吗?删除是为了更好地回忆你。她也呵呵地笑。于是,她就觉得自己又坐在一片虚拟而温暖的火光中了。

高雅的调情就这样延续。一天两天三天,是



聊斋闲品

回孟醒

抵挡狂风,它必定要与另一棵树“根紧握在地下,叶相触在云里”,才能不惧风雨侵袭。

记得前年,暑假回乡时,我从五姨家带回两只绿鹦鹉,想着我和姐姐都不在家,就想让它们给父母做个伴儿。父母年事渐高,家里没个孩子就没了响动,挺清寂的,辛苦操持着种了满院的花儿吧,却都是哑巴。两只鹦鹉一进门儿,父母听着清脆的鸟鸣,脸上的笑容就漾开来。这对鹦鹉也是伴儿,你啄一口我蹭一下,很是亲热。谁料其中一只忽然患了热病,把父母心疼得不得了,到处求医问药,却不见起色。那几天,充满鸟鸣的院子安静下来,一家人也愁容满面,茶饭不香。不几日,那只鹦鹉终于没有挺过去。母亲含泪把它埋了。起初,笼里另一只鹦鹉还在哀鸣啼叫,乱挣乱扑,不到半小时,竟然也从笼上摔下来死了。这让我想不通:活蹦乱跳的鸟儿,怎么说死就死了呢?因为失了伴儿,难抵悲伤?

在动物中,鸟类的伴儿情结尤甚。据说,天鹅最忠实于伴儿,伴儿若死,它必然也会死去,

## 独家连载

# 我要富贵 (四十五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 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玉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  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男人都是海南握有实权的各路神仙,无怪乎他们一个个容光焕发,春风拂面。那些女孩子有的是他们包租的二奶三奶,有的是带来的情人,也有我们公司的小姐。

我们公司的小姐胸前都挂着一个胸卡,胸卡上有编号。其实我早已知道公司那些白领小姐是干什么用的,平时没事都坐在写字台前装模作样,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等待这些领导来视察。领导们一个个从她们身边走过,他们视察的是她们的脸,身段和卡号。走出写字间,秦总就问,“几号?”“几星?”几号指的是小姐们胸前的卡号,几星指的是需要的服务级别。被点中了卡号的小姐,当即召来,全陪,直到领导满意为止,四星上宾馆,五星去别墅。

与她们相比,我显得呆板僵硬。吃完饭喝完酒,接着又要唱卡拉OK,跳舞,我坚决告辞了。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走出包房门,我听到背后放肆的笑声,只听秦老板浑厚的声音:“各位老弟,多包涵,她还是个好孩子,好孩子,见笑了。”

一路小跑,奔回家中,我无心跟李伟说话,拿了洗漱用具,直奔水房,在热水器下冲了足足一个多小时,似乎这样就能把郁闷、烦恼、污浊之气冲去洗净。

回到房间,斜躺在床上李伟直盯着我,直到我不自然地垂下眼睑,他才重重地说了一句:“以后,再也不要出去应酬了,你是去工作,不是卖身,这工作能干则干,不能干拉倒,明天我去找工作,我挣钱养你。”泪水,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。

李伟果然不再躺到床上,第二天起得比我还早,做好早点,匆匆吃完,骑上单车就走了。我心中懒懒的,头皮发紧,还是挣扎着爬起来,又

个老套的循环。终于有一天,她耐不住了心中的冲动:咱们见面好吗?见了面又怎么样呢?随你怎么样!对方打过来一个坏坏的笑。上床怎么样?

她的心明显跳动了一下。汗水在每一寸肌肤上流淌。脸红了,像有一个心形的烙铁烫在她的心尖上。那是欲望在炙烤她这只羔羊吧。她狠狠心,又将他拖到了黑名单里。

有多久了呢。她狼狽而逃。漫无边际,茫然而又辛酸地想他。那是一种多么奇形怪状的战争啊。

明又出差了,只是借口罢了。

她为什么要苦苦为难自己?她在为谁守身如玉?是她迷乱了,还是这世界已经被欲望焚烧得颠三倒四。窗外的灯火,分外地妖娆啊。她狠狠心拿起电话来。

喂!你好!你今晚能来我家吗?我们见个面,我需要借一只肩膀用。她的心快要炸裂。

对方明显迟疑,然后问了句,你家在哪里?我打个车过去。声音怎么如此水嫩而悦耳呢?就像一个乳臭未干的男孩子,那么纯净,像一片缀满了星星的天空。

她心乱如麻。

门铃响了。她的手在颤抖,她天旋地转。

犹疑,彷徨。她踉踉跄跄走过去。猫眼里,怎么站着一个小孩子呢?

她开了门,对方微笑着走了进来。姐姐,我是个与你同命相怜的女人。我是无心骗你的,多包涵啊。

她们就那样相对而立,两个人都泪流满面。

## 伴儿

死前引吭高歌,极尽悲切。若说鸟儿也有爱情,我不太相信,我觉得,更多的是出于对伴儿的依赖——二者一体,不可分割,离则唯死耳。

同事昨日买来一对金丝熊,胖乎乎的,很可爱。两个小家伙递递瓜子、亲亲小嘴,睡觉也拱在一起,像两只毛茸茸的小球。我信手将其中一只逮出笼子,笼里笼外便吱吱乱叫起来。尤其是笼里的那只,不停地冲撞着笼子,还自不量力地试图用牙齿咬开铁丝,冲出来与伴儿相会。看那情急的样儿,我不忍再逗它们,便将手中的小家伙放回笼中。两只金丝熊转归一处,立即拱到一起,黏糊得像盆糍糊,大有“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”之感。

由此想到,人,谁不渴望有个伴儿呢?若是爱人,相携相伴,喝凉水都是甜的吧?或者,有个心灵上相互吸引、值得信赖的朋友,闲来把酒畅谈,听清风过耳,观流云入眼,又是多么畅快之事!

人啊,是该有个伴儿。

上班去了。

秦老板隔三差五就请我喝茶,吃晚饭,吃消夜,我都以种种理由拒绝了,我坚守一点,我是来工作的,不是来卖身的。

转眼到了发薪水的日子,其他的职员都由会计做账,出纳发钱,只有我的薪水,出纳说,秦老板说让你去找他。我预感到有事发生,就径直到了秦老板的办公桌前,他似乎正等我,看到我,低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,说:“小林,你的工资在这儿,给你,你数数看。”

我接过去一数,足足2000元整,这么多!我有些意外,望向他。

他也正盯着我看:“1500是你的工资,500是你的奖金,你表现不错,工作努力,进步很快。”

听到老板一本正经的表扬,又看他给了我那么多奖金,我那感动的毛病又犯了,觉得自己以前可能太呆板,太小心眼,生意场或许就是这样。

“谢谢你,老板。”

我转身要走,秦老板把我叫住,又拿出一个红包,说:“小林,这个红包是给你的,你不要对外人说。”我迟疑地站在那里。我想起“无功不受禄”“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”这些至理名言,没敢伸出手去。

他把红包塞到我手中,握住了我的手:“给你就拿着,我没有坏心。”

我使劲抽出了手,把红包放在桌上,掉头跨出了屋外。我决心不再干这份工作了。